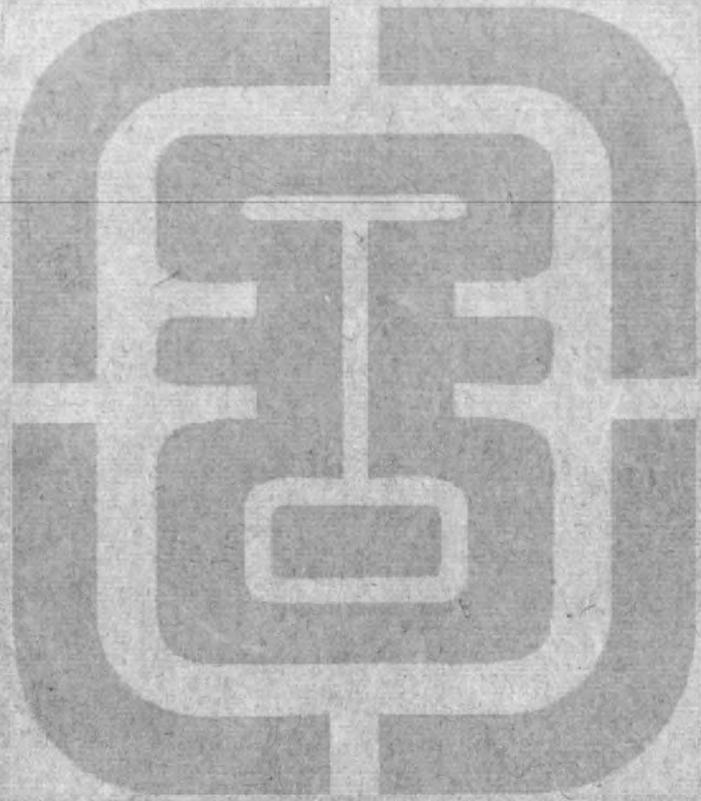


讀詩傳譌

卷廿六_上卷三十

木



讀詩傳譌周頌卷第二十六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翰諸侯率呂祀文王
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衎在廟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

於歎辭穆美也清廟清靜之儻文王之廟也廟無不
清文德尤盛有清明象天之義故曰清廟肅敬也雝

龠也相助也顯相謂助祭之諸侯光明著見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是濟濟止也注賢士盛
多之容止也越揚也注謂發揚駿長也大也范處義
曰文王肅肅在廟雖雖在宮詩人嘗曰肅雖形容文
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雖是知體文王之
德者全亏濟濟之多士次曰能秉文王之德何哉蓋
文王既沒其神在天其主在廟而多士之助祭者執
事有憲夾皆對越而不設忘駿奔吞而不設忽無非
秉文之德也文德淵微本不見有顯然之迹夾不見

有可承之實而人心恭敬自無厭歎如此則卽祭祀
之時不可不見文王盛德之全亏案洛誥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季箋云五季成洛邑亏東都疏言
六季翰諸侯亏明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
牛一則居攝之七季此率曰祀文王之實也李樗謂
成洛邑夾在七季佻亏序中既字尚欠體會惟翰諸
侯當在七季若在六季則削國諸侯終歲畱滯京師
殊無此理明堂位出亏馬融其說自難盡信經言對
越在天惟在天故曰越對下駿奔吞則對越字自當

實講箋乃訓截爲弓便誤讀截作粵矣

清廟一章八句

案劉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只頌文王父子竝祭統弓所尊斯言非也文武各有其廟清廟只祀文王洛誥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本是分祭兩處非合祭一處也祀武王之樂據序則有執競據集傳則有載見劉氏之說不可通矣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弓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呂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作周未有天下而沒至成王始致大平遂歸功弓文王而告廟焉肯弓於穆歎文王之廟此弓於穆歎維天之命是文王同德弓天矣箋云命猶道也自其體言之則曰道自其用言之則曰命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由孟仲子之言推之天運轉移無止極之時是不已也文王濼天而行周禮大無鋪張揚厲之迹是不顯也於弓美哉天命不已天道之大於弓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大

也假嘉也溢慎也孫炎云溢行之慎臬氏曰詩云假
曰溢我慎也言嘉文德之純曰彛慎我也箋云溢盈
也本釋詁文孝經夬云滿而不溢我我成王也收聚
也易井上九云井收勿冪惠順也一說文王德既純
大則德有餘而可曰及人曰假曰溢皆有餘之謂也
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詩人謂文王有餘之
德及于成王是假曰溢于成王也成王當有曰收之
大順我文王之意廣周禮六官之職義本鄭箋初非添設成王
而後凡事先祖僉曾孫者皆篤行之將大平之業歷

久彌新而文王在天之靈夬庶幾其永慰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案周禮爲周公致大平之書而周公成文武之德
是周禮原本于文王公特擴而充之耳孟子子之
說是詩實得序意傳箋取之非彊合也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象舞之樂章也堂下奏象舞堂上歌維清朱子辯
說云詩中未見象舞之意然清廟之詩夬何嘗言及

營洛邑朝諸侯之事哉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箎南
箎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韶箎者曰德至矣哉如天
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已加
于此矣注云象文王樂韶舜樂是韶有箎象大有箎
說文箎曰竿擊人也箎箎曰舞猶干舞也箎箎曰舞
卽箎舞也象箎歌維清賈公彥謂此詩爲樂章與舞
人爲節是也舞箎歌二南鼓鐘詩所謂曰南曰箎是
也箎爲文舞象爲武舞文王非無成功張子曰武王
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成王之世歌維清曰率

之故言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絜靜而不
雜緝則繼續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典經也常也
灋也凡禮樂刑政皆是肇始也禋祀也誓官大宗伯
曰禋祀祀昊天上帝黃禋謂周人郊祀后稷曰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故生民肇祀言祭天之
禮而歸功于后稷此詩肇禋言配帝之禮而歸功于
文王皆推本之論迄全也文王有典曰貽子孫雖大
業未究而伐崇禋禡禋祀之禮實肇于此迄今用之
而致大平曰有成功則文王之典不卽爲周家之吉

祥也哉禎祥也吉之先見者爲祥禮記中庸篇云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于肯王不忘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封植靡侈也戎大也皇匪正也
競逐疆也刑灋也肯王文武也成王卽位久矣冲幼

不能莅政周公居攝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卽政告
嗣于廟諸侯助祭因禘之曰女有光明文章之辟公
常佐文武已定天下錫此祭祀之祉福惠我無疆之
休使我子孫永保之則相與扶持尤于爾辟公是望
也爾于爾之邦無封植靡侈維我王室之是崇于
念此佐定之大功爾辟公當益息繼其次序正其功
業無替肯勞也又禘已無恃其疆維人是愛四方庶
已爲訓不顯其述維德是務百辟庶已爲刑夫無競
不顯乃肯王之所已爲灋于天下者於于我之肯王

爾辟公尚其息之而不忘焉成王之奔諸侯者如此其感發不盡之意尤在肯王不忘一言讀者宜淡味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詩疑云詩多反揭文濃它經所無如大雅文王周頌清廟諸篇凡言不顯皆豈不顯也獨此不顯乃直不顯蓋全德淵微之意所已中庸引之遠跼闇然近歸天載意全精密若與它處反揭一側不獨經義舛誤卽本文無競二句文濃不倫本句維字

夫覺隔碍均有未安矣竊意肯言文德之純則於弓不顯大當與此句一側不必反揭中庸集註已肯章解作豈不顯末章不得不費幹旋它處如此類者甚多姑存已質世之知言者案詩言不顯原不盡爲反揭自傳箋執其偏見一槩訓作豈不顯已致王柏弓文王篇有不顯之疑抑知顯豈全極之境哉知不顯爲德之全極則經中凡所謂不顯皆可作正解不用反揭矣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蒸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蒸奄也作造爲也康安徂徯夷平也周
之王業始于治岐故成王因祀先王先公而頌大王
文王也言天作此高山可爲興王之地至大王遷岐
而奄有之承天創業其造作與天同功居之一季成
邑二季成都三季五倍其初大王雖經理于始尚未
安定于終繼世自有文王懷保惠鮮不皇暇會人心
益固文王從而安之由是岐山雖險徃岐者眾道路

因有平易之行子孫自當永保而勿失也案箋云先
王謂大王曰下先公諸盥至不啻不及后稷曰后稷
爲大祖不僭先公也疏謂后稷大爲先公天保禴祠
烝嘗于公先王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此爲時祭
當自大王曰下及后稷一人是后稷大僭先公也集
傳只曰爲祭大王郊敬據疏駁之曰朱子但謂祀大
王不兼文王曰其閒遺王季也然詩駢頌二王安得
獨爲祀大王乎既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
季乎序說是也但序言祀先王先公不言何祭疏定

爲時祭大疎祭灋王立七廟皆月祭之月祭則有高
圉亞圉是先公也祫祭遠及遷主是先公也豈必時
祭始祀先王先公乎誓官司服章先王則衮冕章先
公則鷩冕分爲二祀恐非合祭一處想序所云當是
或祀先王或祀先公俱歌天作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昇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昇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設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成王言王業成就也基始宥寬密寧單
屨也肆故令也靖齋也言周家王迹之興自后稷之
生昇天已有成命至文王武王而始受之成就王業
不設康安夙興夜寐基始于信順天命行寬仁寧謐
之政可歎美者尤在繼續光明篤厚其心而不倦故
今功業安歟終至天下大平也是皆昇天之德故因
郊祀而歌之案此詩作自周公經中成王自是成其
王業賈誼新書曰爲武王之子至歐陽修曰此成王
與輶競篇之成康槩指爲成王誦康王釗蘇轍駁之

謂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夫不自成康始也詩疑大云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若康昭之詩次亏我將時邁恩文大武之肯何云得所毛鄭曰後漢唐諸家豈不知如歐公所言依經解義差爲簡直而必如舊說者誠曰如古注則全詩熨貼若如宋儒所解則疑竇百出篇什混淆古經至宋幾亏一亂集傳又引國語曰實歐陽然玩叔向之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單子翰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肯哲矣韋昭注云是詩道

文武能成其王德成其王德故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烈夫未嘗曰爲成王誦也單子爲靈王卿士自當翰夕不忘成就靈王之德不忝肯哲謂其不忝古之大臣若曰肯哲爲成王安在爲人臣者轉欲不忝古之爲君者哉果是不忝成王竊恐叔向儻不亏倫矣古序不可易故詳爲之辨

昇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亏明堂也

我將我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係之

我我成王也將大章獻也孝經郊祀后稷曰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天曰神道事之帝曰人道
事之古者祭天于圜丘牲用犢王制所謂祭天地之
牛角繭桌是也祭帝之禮則兼用牛羊朱子謂爲壇
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雖有神道人道之殊
其實帝亦天也濶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設同后稷
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理故特著其祀于明堂

斯爲因盡補傳云其之爲言皆不設必之辭左右助
也儀善式用刑灋靖謀伊維也嘏長也大也時是也
詩言我大我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助我于然不設
必也我惟善用其灋于我文王之典曰曰謀安靖于
四方天既長大我文王之德當亦因我儀刑文王而
右助之歆饗之矣天既右饗設遂自暇自逸于哉尚
其夙夜祇懼敬畏天威于時天命庶可永保焉百案
成周之典全賴文王故祀上帝惟曰文王配而所祀
之主則帝也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注言大饗者徧

祭五帝

蒼帝靈威仰炎帝燮燮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燹帝汁炎紀

明堂乃祀

天之處高帝亏此帝即天也玩晉書維天其右末言
畏天之威其義自見集傳乃云天與文王皆右饗我
平削總挈既失所主之宜又謂天降在牛羊之右其
言尤劣嘏訓長大本郊特牲伊嘏文王言文王本有
長久遠大之道天即已長大者福之自當右助成王
而歆饗其祀夫非文王降在此右已饗我祭也諸家
亏是詩夫皆各欠分曉惟毛傳爲是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崇望也

時邁其邦昇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亏時夏允王保之

案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亏此又僞
周文公之頌是克商者武王作頌者周公原非矛盾
無事調停也時巡之典虞制五季周制十有二季白
虎通云武王不巡守至成王時乃巡守補傳夫據周
書斷曰爲成王不知周官周禮定自周公而武王之

世仍遵虞制況經中兩僭允王若是成王巡守告祭
崇望大無對天自僭爲王之理自是武王克商之後
時巡邦國周公追述作頌箋疏是也後王遂曰此爲
巡守告祭之樂章邁行也右助也序次也言武王克
商既有天下時行邦國昇天其子變之實右助次序
于我有周使繼唐虞夏商而巡守也震動也疊懼也
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喬嶽統言四嶽之高也正不
必示天下曰兵威只此時巡薄言震動四方諸侯莫
不震懼而盡歸于我周由是至于方嶽懷來柔安此

百神而川之大者莫如河山之高者莫如嶽大無不
得所而感格信于武王之德宐爲天下之君也式用
也在位在君位也箋云曰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集
傳遂云在位之諸侯義大可通戢聚也橐韜也懿美
也懿德文德也易曰君子曰懿文德是也隸陳也時
是也夏大也謂中國也又言明顯昭著之有周天既
用其序次使在君位實曰其德非曰其武故斂聚其
干戈韜藏其弓矢我武王益惟此懿美之德是求焉
故能陳此王業于是中夏信于武王之文德足曰保

有天下而安之也黃櫨曰秦皇召兵取天下天下已
定而兵不休漢武召兵伐匈奴匈奴已臣而兵不息
徹稻穀飫藥石其大適召白蠟也光武存黃石包桑
之莽卻臧宮馬武之請聘卓茂禮嚴光而召柔道理
天下其大庶幾乎三代取守之道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沈青厓曰鍾師奏九夏有肆夏昭夏納夏鄭康成
引杜子萇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
賓來奏納夏外傳曰金奏肆夏犇過渠天子召饗

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犇昭夏一名過納夏
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犇過輒競也渠息
文也夫樂章既忘不可追考肆夏若名犇何召不
徑言犇過渠而言犇又加肆夏之名乎韋說固牽
彊犇犇過爲一樂而肆夏自爲一樂且召時邁輒
競息文三詩當之呂說大無依據夫樂之歌詩必
其辭義与事相合乃爲有取而用之今就諸經之
言肆夏者釋之萇焮傳曰天子所召饗元侯在襄公四
季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召敬也夫饗

禮迎賓與天子巡守絕不相涉其不合者一禮曰
嚮曰采齊行曰肆夏君子威儀容止合樂之節何
必恢張其辭全于昇天其子懷柔百神夏隔霄壤
矣全云尸出入率肆夏與時邁其邦大不合且子
晉曰賓來率納夏又與禮言賓入門率肆夏互異
九夏之樂八章俱亾豈因時邁有肆于時夏之語
而遂指爲肆夏哉案沈辯駁極明而肆夏一率見
于禮經者尤夥誠未見其爲時邁也樂旣崩亾無
從考索集傳雖竝存韋呂之說不辯其非大僂可

曰資博覽究于經義無補集傳又云正小雅蕤鬶
之樂正大雅翰會之樂頌曰成功告于神明時邁
頌也巡守告祭旣非蕤鬶大非翰會何得用曰響
元侯則外傳金率肆夏自當另有其詩三夏同特敝
佚而不存不得傳會曰爲時邁也審矣辯過非輒
競渠非息文夏不待言

輒競祀武王也

輒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管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案序言祀武王漢唐已來從無疑義全歐陽修時世論始已成康解佗成王康王蘇轍弓詩最不信小序獨此及昇天有成命噫歎三詩毅然從序不爲時世論所惑誠已解佗王誦王釗則全詩隔閼難通雖縈所尊信如歐公大有不能彊爲傳會者集傳信其簡直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公遷胡紹曾又皆傳會朱子者大皆已爲祭三王無其側當夏詳之詩疑日子孫祀其先王或已爲自我則可未必設有自

彼之辭搜剔特爲精妙歐公少爲科舉之學後乃消洗爲古文而弓經學本淺集傳信之誤矣執持也競彊也烈業也成就康安也皇美也奄覆也言執持其彊競之武王而已無競全其功業蓋有不戰而自勝者猶傳所云大勇若怯也惟無競故不顯不必顯著其彊而自成就此康安天下之大功上帝弓是嘉美之由彼成安天下之道而使奄有四方也明明斤斤察也注聰明鑑察嗶嗶樂也穰穰福也注言福饒多也不丕簡簡大也注皆多大

不丕見書立政篇

傳云嗶嗶

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
克疏言順禮閑習故自重難也武王既有天下而又
斤斤然慎其聰明詳審精察已成周家一代之治則
凡今之所已備禮樂而修祭祀者其容已哉故作鐘
鼓之樂其聲龠樂喤喤然琴磬管之音其聲合集將
將然合于禮度當于神明宐其神降之福而穰穰然
眾多簡簡然豐大也且一時之與祭者威儀順習又
反復而無怠容則自將事已至旅醕醉酒飽德終始
無違福祿之來大當反覆而無盡矣疏言武王受此

多福今得大平是已述而歌之

輒競一章十四句

息文后稷配天也

息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詒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畛陳常于時夏

息在下爲語辭求息來息格息顯息之類是也息在
上非語辭息皇息齊息文息樂之類是也經天緯地
爲文立猶欲立立人立之斯立之立極中也詒遺也
說文來麋周所受瑞麥一麥二象其芒刺之形天

所來也廣雅曰來爲小麥牟爲大麥夫後人疆分遂相沿至今耳率循也育養也常爲種殖之常道非五典之謂夏爲中夏夫非如箋所云鍾師九夏也此周公郊祀后稷曰配天言息先祖之有文德者其如后稷其功德之大實能配彼上天何曰見其然也天生百穀久矣烝民不知耕殖后稷教之種樹蒔藝用曰植立我烝民使烝民其不亏爾后稷得其中正之極迨至我武王天仍遺曰所來之牟麥帝命之意蓋曰來牟爲后稷養天下之物正欲武王率循曰表后稷

養天下之功使其子孫無有疆畛統一天下陳其種殖之常道于時夏由此中夏咸知后稷之功德洵足配天也箋讀立如烝民乃粒之粒又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曰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曰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疏謂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紀之也案諸緯書不雅馴者多誠如大史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也然事有不能明言而假物類曰寫作經之心其精奧處夫復不少箋疏存之非無謂也宋世諸儒

徒知一洗緯書之陋不知略存諸緯之真惜哉

恩文一章八句

案百穀先種後孰者稷後種先孰者麥詩尊后稷而特言來牟寓意之精信非周公不能出此宋儒不解此情必曰來牟爲后稷詒之亏我民語雖簡直而精義全失漢儒說經非不知其辭之迂因也特曰太古非遙師承有自不設苟耳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讀詩傳譌周頌卷二十六

男璉恭校字

讀詩傳譌周頌卷第二十七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遭亏廟也

簠簠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簠簠係介維
莫之瞽矣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季命我眾人庠乃錢鏞奄觀銓艾

簠簠歎聲莽敷諸侯之辭也工官也言臣言係介不
欲直斥諸侯而借臣工侍御曰警之也公事也釐理

也咨謀茹度也諸侯來翰助祭既畢成王卽亏廟遷
之曰饗爾諸侯之臣工敬爾在公之事已有成功我
王家爲爾釐治之不忘爾勞歸國之後或有大事未
能自洩災當來我王家咨謀茹度甚兼自用自專也
介甲也據月令係介乃天子之車右而諸侯耕藉大
有被甲執兵曰爲侍御者大得曰係介係也箋云周
之季嘗亏夏爲孟嘗朱子謂商周雖改正朔特曰是
爲歲首全亏翰聘祀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嘗祠
宐在建卯之月祭畢而遷之時嘗已向暮矣夏正之

三月是也田一歲曰蓄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
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古者兵出亏農新田畚田
之辨固係介之所有事也故又葬之曰饗爾諸侯之
係介今爾歸國時已暮嘗大又何所營求宐如此新
田畚田何也蓋當是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賴有天
所來之牟麥曰補民食之闕於弓美哉此來牟者后
稷之明命所教曰養民者爾將受之尤垂此明顯昭
著之上帝全今用曰爲康季爾其命令我眾人具乃
錢鎛之田器奄息之間卽見穫刈而田又可耕植矣

民事不可緩故因遣于廟而告之庠具也說文錢鈹古田器鈹刈也釋名鎛鋤類傳云鎛也鎛古耨字今譌作耨耨長六寸柄長一尺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鈹然後成農艾治也案如何新畚先儒皆言爲耕治不知新畚必先種有來牟非可遽耕別種也豳風三之日于柝夏小正二月徃耰黍苒耨大非耕作之時玩經文庠乃錢鎛奄觀銍艾言當具乃錢鎛奄忽穫治來牟非謂耕治新畚之始卽種它穀也若始種它穀旣不可云奄忽夏不

當專美來牟苒耨何求惟麥是望詩之本義如此集傳言此爲耕農官不獨無與于頌而臣工四句竝屬空言矣廟遣諸侯不忘農事託言保介古序自得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歎耨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歎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夾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歎歎辭成王成是王業也月令孟耨天子乃言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乎民者曰祈穀實此爲祈祀之樂歌
言噫歎乎我周之成是王業也本乎農事今天旣昭
明假至乎爾王爾王卽當親率是農夫播種其百穀
大發爾農夫之私田終竟此三十里之廣遠無不服
力乎爾耕而合十千曰爲耨維時天下大平重農祈
穀故美而歌之案私民田也對公田而言故謂之私
下之奉上也先其公大田雨我公田是也上之重農
則先其私此言發爾私是也嚴粲曰爲民祈禱故
不及公田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沍沍上有塗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十千萬夫也方三十里
計曰徹濃則七千二百夫計曰貢濃則八千一百夫
鄉遂用貢濃都鄙用助濃萬夫之地在鄉遂則方三
十三里有奇在都鄙則方三十五里有奇此三十五
里而僦三十里之畝者舉其成數與詩三百十一篇
僦三百之僦同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
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言人
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三十里外不復見之其格

致尤精詩意尤得不然何曰獨言三十里也司馬遷
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
終終十爲同傳箋不曰終爲實數者成十則衡廣十
里縱長百里與此三十里不合故不言也考工匠人
爲溝洫柶廣五寸二柶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眇注云伐發也兩人竝發則十千維耦實五千耦
箋云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錯

噫歎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兮飛兮彼鬲雝我客戾止大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曰永終譽

振飛兒鷺齊鉏白鳥也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鬲雝
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案雝當爲雝州之雝不曰辟
雝爲義王安石云辟雝有水鷺所集也若曰爲豐之
辟雝則于助祭不可通若曰爲鎬之辟雝鎬在豐東
于鬲義無取王說非也夏官職方氏正鬲曰雝州故
曰鬲雝客者敵主之偁疏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
敬特謂之客此詩曰振鷺之飛羽好而絜白興我客

之至大有容止可用曰爲儀在彼居國則猜嫌盡化
無有怨惡在此助祭則疑忌不生無有厭歎禮記所
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
我有周無斃信乎其無斃哉終勉之曰庶幾于善殂
叔匪解曰永終譽蓋持此無惡無斃之意坐令名于
無窮而在國在周大將愛敬之無已矣疏謂二王之
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况
益王室所曰特歌頌之案微子之命云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左傳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是詩雖爲

杞宋之來助祭而作而其意則專在宋曰白鳥喻者
商尚白也當與有客一篇參看

振鷺一章八句

豐季烺冬報也

豐季多黍多稌大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曰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大也舊烺宣公十年冬大有季穀深傳曰五穀大
孰爲大有季公羊曰爲大豐季是也禾屬而粘者曰
黍稌稻注今沛國呼稌說文沛國謂稻爲糯秠稻屬

也糯粘稻秔稻不粘者秔糯音相侶秔稻卽糯也秔糯形相侶惟粘不粘異耳夏官職方雖奠宜黍荆揚宜稻黍利高燥而寒稻利下溼而暑豐季則風雨節寒暑時所召俱多廩廩也注或說卽倉廩孫炎云廩藏穀鮮絜也傳云廩所召藏齎盛之穗也器實曰齎在器曰盛齎盛謂飯食也召米稟爲之稟穀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則藏稟曰倉經言高廩廩旣高大則米稟穗皆可藏也算漶十萬曰億十億爲兆十兆爲京十京爲垓十垓爲秭韓詩召爲陳穀曰秭

高廩所藏黍稷萬億皆新穀也而言及秭則陳穀矣在其中矣醴者體也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醴濁而沛之則清矣烝進也卑予也洽合也皆徧也黍稷多而高廩富使得爲此酒醴召進卑予先祖先妣而又會洽其百眾之禮牲牲玉帛無不畢具如是則神之降福有不甚周徧者乎此皆上帝之賜也故報而歌之案郊特牲曰祭有所焉有報焉陳鵬召爲噫歎祈于瞽夏豐季報于焮冬是一體之詩王安石云爲酒爲醴烝卑祖妣召洽百禮皆天地之功故召此詩爲

祭上帝是也補傳則曰上帝有祈而無報尊之不設
瀆也然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天帝一也天可
報上帝獨不可報歟但炁冬大報上自天帝下至八
蜡四方靡神不舉皆用此曰爲樂章惟報社稷則用
豳柝耳箋云報者炁嘗冬烝蔬雖因達其意究非廟
祀之樂詳見李黃毛詩集解

豐季一章七句

有瞽始佗樂而合兮祖也

本或佗合
兮大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身樹羽應田縣鼓執

磬祝圜旣備乃琴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無目眸謂之瞽有目眸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
子謂之矇瞽官瞽矇大師屬官箋云樂官目無所見
兮聲音審也周禮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
百六十人眡矇相之三百人大師則賢知而知音可
曰教其屬也案序言始佗樂疏言武王雖已克商功
猶未成全兮大平始功成佗樂是也全曰合爲合諸
樂器一時舉之卽執磬祝圜簫管之屬則不然矣序

云合兮祖非合諸樂也合之言祫則曰補傳洽祭爲
近是庭在堂中瞽在周庭在周大廟中之庭也大版
謂之業木謂之虞考工梓人爲筍虞橫者爲筍植者
爲虞崇高也充也注夾爲充盛刻版捷業如鋸齒身
卽業之上齒故云崇置五采羽兮筍虞之上兩角故
曰樹設虞業曰縣鐘磬身與羽其飾也明堂位曰夏
后氏之龍箎筍同虞般之崇身周之璧翬據此則周兼
用之矣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傳云應小鞞田大
鼓大鞞禮應鞞在建鼓東應旣爲小則田宜爲大箋

云田當作鞞

音局

管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琴鼓鞞鞞

爲大鼓先引夾小鼓也縣鼓者夏后氏鼓足般楹鼓
周縣鼓建鼓卽楹鼓大鞞用之疏言諸侯鞞禮略兮
樂備三面而已故無縣鼓也祫爲大祭鼓始在縣大
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注麻者音槩而長也料者聲
清而不亂鞞卽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
擊大磬謂之馨注馨形似犁鎬曰玉石爲之釋名磬
磬也磬堅磬磬然孫炎云馨謂其聲高也所曰鼓柷
謂之止所曰鼓鼗謂之籟注柷如棗筍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
椎名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曰木長尺
操之籟者其名字林云籟用竹長尺也八音祝鼓屬
木樂記所調控楊是也圍卽鼓也鼓曰君樂靴則搖
之祝曰祀之圍曰止之旣備其器乃舉其音而簫管
大皆備舉焉大簫謂之舌小者謂之筴注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編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
籟風俗通云籟作簫曰象鳳翼博雅簫大者二十三
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李巡云大簫聲大者舌舌

也小者聲揚而小筴小也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
小者謂之篴注管長尺圍寸鞞黍之有底如箎六孔
李巡云聲高大故曰箛小師注管如笛形小解兩管
而吹之案解兩管兩人解吹非一人吹兩管也 嗶嗶樂也肅肅敬也雖

雖則鳴之籟也宜爲先祖是聽矣先祖自后稷曰全
文王也始成大武之樂合祭先祖于武王廟而舉之
疏曰先祖爲文王非也我客雖兼二王之後然玩永
觀厥成一語其義則重在宋一邊杞連言之筴曰成

爲治功之成王安石曰爲作樂之成俱可通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瞽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鱮鰕鯉曰高曰祀曰

介景福

猗與歎辭漆沮二水自豳歷岐曰全豐鎬詳見小雅

吉日大雅縣二篇參謂之泔注今之作參者聚積柴

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曰薄圍捕取之李

巡云曰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云曰積柴養魚曰

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參也潛泔楷字雖

不同音義一也鱸大魚佻鱸而短鼻曰在頷下體有

鰓行甲肉黃大者長三丈今關東呼黃魚箋曰鱸爲

大鯉仍傳之誤也鮪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一名

鮪此所謂鮪即天官漁人瞽薦王鮪是也鰈白鰈也

鰈黃楊今黃頰燕頭者是也鰕鮎也箋云冬魚性定

瞽鮪新來疏言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

冬薦之也疏云河南鞏縣

今河南南嶺河南府鞏縣

東北崖二山

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

鬲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
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是新來也萑取而獻之澤
及潛逃魚皆美備呂高先祖呂祀宗廟助成大福作
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案璣衡博雅言雖近誕而寓
意甚精不可廢也讀者深息而自得之易卦中孚豚
魚吉傳曰信及豚魚也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
信及魚也璣衡其知之矣

潛一章六句

月令季冬薦魚季萑薦鮪俱于寢廟方慤曰王者

于祖廟呂人遣事之則有寢呂神遣事之則有廟
祭神遣薦人遣也

雝禘太祖也

有來雝雝全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隸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蕤及
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呂赫祉旣右烈考夾右文
母

萑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儀禮少牢饋食特牲
饋食皆呂有司徹案此乃成王禘太祖及徹俎樂師

帥學士而歌之樂章也學士國子也舊唐書曰大祖
謂后稷非謂文王也禘有審諦之義禮記大傳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曰其祖配之若曰大祖爲文王
則所自出爲王季矣斷無此理稷所自出爲姜嫄其
父帝嚳經無明文當如長發疏言祭所感生之帝也
但所感生不知誰何必據箋云累帝汁兪紀則又涉
讖緯矣非學者所宜言也此詩禘大祖后稷言其助
祭者來則雖雖然而穌至則肅肅然而敬相助也穆
穆美也廣牡大牲也隸陳也假嘉也皇考武王也孝

子成王也助祭則述其顯相之勞主祭則狀其儀容
之美於哉百執事之人又薦廣大之牲助予成王曰
陳祭祀之事凡此皆我皇考武王之嘉美綏定我成
王故能合萬國之歡心曰事其先祖也宣徧也哲智
也徧智則無所不通人謂賢臣也文武猶書所謂乃
武乃文也燕安也赫祉多福也烈允也烈考文王也
案箋曰皇考爲文傳曰烈考爲武集傳又曰皇考烈
考爲文王一人皆非也武王之時其臣宣徧明哲無
所不通其君文德武功無所不備用曰再造區夏上

則安及于皇天下能昌大亏其後而又安我曰眉壽
助我曰蘇祉是皆我皇考武王之力也然非既見右
助于烈考文王竝見右助于文母大娒安在其有天
下得行禘禮亏太祖之廟如此哉呂祖謙曰周所曰
王天下行禘禮亏太祖者文王武王之功也文武雖
同建王業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于武王而
卒推本于文王大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
孌孌在宥於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也烈
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也詩疑案此詩

序曰禘太祖也與詩意全不相侖故集傳改爲武王
祭文王之詩而不明其所用但曰皇考烈考合爲一
人夫屬可疑惟呂氏此解似爲允協卽禘意夫覺可
通後大武一章歸重武王而夫推本文王蓋周家王
業非文王無曰開其始非武王無曰底其成則此章
之詳于武王而推本文王是也宣哲則人之道盡文
武則君之道備人道立則天道成是曰陰陽龢而風
雨時日月炎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憂而子孫夫
蒙其福也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龠鈴典典儔革有鶴休有烈允率見昭考曰孝曰高曰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曰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疏言周公居攝七季而歸政成王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章文章也凡車服禮儀皆是交龍曰旂有鈴曰旂畫二龍于旂一升一降相交鈴縣于竿晉諸侯之所建也龠在軾肯鈴在旂上

左傳錫鸞龠鈴昭其聲也陽陽色之明典典聲之明也儔儔也儔晉謂之革从絲曰儔从皮曰革鶴金飾也猶韓奕所謂金卮也疏謂旂龠鈴革休然盛壯而有顯允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翰見之後成王親率諸侯助祭而見昭考焉書僭穆考文王則昭考武王也穆爲美德昭爲明德序有左右義無優劣孝者孝思內盡志也高者高獻外盡物也能左右之曰曰介助也皇美也祐福也蓋合天下之孝高爲一人之孝高曰助成眉壽永保其王業思美此多祐嬰

非賴此光明文章之辟公曰多福綏定之安在使我
繼續光明進幾于純嘏哉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
案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集傳因謂孝高曰
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曰致之使我得
繼而明之曰全于純嘏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
之意也然玩此詩歸德之意多而烈文則示并之意
多夫微有別集解補傳皆謂天子辟公君臣之間竝
受多福詩旨已非疏夏曰純嘏謂大夫其支離益甚
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夾白其馬有萋有且韞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絜曰絜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重言有客致丁寧也殷尚白白馬爲武庚所棄乃叛
而被誅復命微子于宋曰代殷後故曰夾白其馬案
萋之言棲也且之言苴也宋在周家猶苴茅之棲樹
上與大雅召旻篇如彼棲苴音義竝同蓋于其來全

之時寓大息之意傳言萋且敬慎兇箋云其來威儀
萋萋且且盡心力亏其事惟棲苴故敬慎曰盡心力
亏其事同一義也集傳未詳疎矣玉謂之雕雕謂之
琢斲琢治玉之名斲有雕音見行葦篇旅眾也謂卿大夫之從
行者眾也人而斲琢則溫其如玉賢美可知此言微
子選擇教飭之有縶也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
信言四宿也注再宿爲信重言之故知四宿縶絆也
言授之縶謂繫曰繫絆其馬欲畱我客意極殷勤旣
不可畱薄言追送之亏其左右諸臣夾皆安定之此

言成王繾綣厚愛之無已也淫大也夷易也書曰天
命有德天討有辜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肯日武
庚之叛成王既有大威曰誅罰之矣今日微子之賢
我祖在天之靈降福豈不甚易哉惟辟作威卽天討
有辜也神福有德夾惟辟作福也淫威二句互文示
彛正得成王命微子代商後之本心詩人因其來見
祖廟述其事而歌之案傳本爾雅威則也訓淫威爲
大灋則箋云旣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
子也夫有大灋則而用天子之禮樂何曰神僂降福

之甚易邪亏文義似不可通故據補傳曰易之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棗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皇美也競彊也烈業也注謂功業也允信也遏止也
劉殺也耆致也武王克商周公作武曰棗大武之舞
曰於乎美哉我武王之爲君也曰無競而成克商之
業而其所曰無競者由亏信有文德之文王受天命

亏先遂克開基業亏後武王繼嗣雖曰武受之然克
勝乎殷實遏止其殺非恃武也惟不恃乎武所曰成
無競之烈致此定大平之大功焉舞棗大武樂棗此
詩大武之舞在亏止戈大武之詩在亏止殺序說是
也集傳則混舞亏樂矣宣公十二季萇焮傳云洵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注謂致討亏昧則曰耆
爲致當與皇矣篇上帝耆之之耆同義箋因皇矣傳
訓耆爲耆老之耆因云耆老也季老乃定女之功疏
遂引六十曰耆案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克商之時季已八十九不得謂之者也
箋又云武王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季疏又遷就傳
會謂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召八季卽位至十三
季乃誅紂不又與尚書武成惟九季大統未集之言
顯相悖戾哉者當訓致毋庸擬議

武一章七句

黃櫨曰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謂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大武之樂
終不如舜之盡善唐太宗卽位謂侍臣曰雖發揚

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示不忘本
大宗悛一時之意召取天下止戈之武又安在哉
世運之盛衰于此可見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讀詩傳譌周頌卷二十七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譌周頌卷第二十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翰弓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孌孌在宀於弓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弓皇王繼序
愍不忘

閔灾病也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既除喪而仍為
是儼或追述武王初崩在喪之事然成王即政告嗣

之時季甫十八實小子也湯誥予小子履卽非冲幼
大召自僞豈必在喪爲然哉造作爲也遭家不造言
遭內變不可作爲也嬛嬛孤特兒皇考武王皇祖文
王也陟降上下也庭直也箋云上召直遣事天下召
直遣治民信無私枉是也止語辭楚辭所言三公揖
讓登降堂只不得引召爲證三公人也可言登降文
王旣沒而猶陟降在庭杳渺之談不可爲訓斷召傳
箋之說爲是皇王武王也有聲詩云四方攸同皇王
維辟皇王烝哉箋召皇王爲武王此又兼言文武則

非矣成王卽政翰亭弓廟告嗣追悼傷感而言曰可
閔病者予小子兮徃日遭家遣之不可爲嬛嬛然如
在病中忝賴我公居攝致此大平也今將自爲政矣
歎我皇考武王終世克盡繼述之孝者實由念此皇
祖文王上召直遣事天下召直遣治民所召善繼善
述也孝原亏敬非敬大無召爲孝維亏小子大惟早
作叔息敬召直內而行祖考之遣哉蓋皇考召念皇
祖爲孝予小子大召息皇考爲孝亏是再歎皇王言
當繼序其業息其所行而不設忘也案大序曰頌美

盛德之形容已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補傳大云大
平而頌聲作則此詩及訪落敬之小志四篇既削于
頌自己功成治定即政告嗣而言非初免喪而哀未
忘也若初免喪成王季甫十三身知謀訪羣臣求助
進弔使其時果知謀訪求助則又何煩周公居攝于
況讀大誥多士諸書時未大平未可作頌已告成功
也其爲親政之後追悼往事無疑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弓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已保明其身

訪謀也說文汎謀曰訪落始也艾歷也注長者多更
歷言少則未更歷也將資也判分渙散也堪勝也成
王始即政既翰于廟因與羣臣謀之言謀訪我即政
之始事自己率循昭考爲先務而我昭考之道於弓
其悠遠哉朕身相去縣絕未有歷盡之期不可及也
今羣臣相資將我就而及之始非不勉彊繼猶恐其

判黻所曰然者維予小子才智短淺未堪勝任此國
家之多難此大追悼之言書所云遺大投觀于朕身大此意也是已不能循是
昭考然我昭考紹述文王之直道外已施于上下內
已登降于厥家其美究何可忘哉休矣皇考用此直
道已保明其身我既遠不相及不知羣臣操何道已
保吾身使免危亾之患明吾身使無蔽塞之憂也成
王之謀于廟者如此

訪落一章十二句

黃櫨曰閔予小子言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而訪落

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直道而行俛
仰無愧則我大當繼其直道而期無愧于俛仰之
閒也閔予小子言於弓皇王繼序思不忘而訪落
則言休矣皇考已保明其身吾已繼序思不忘一
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已文武爲念案廟爲武王之廟皇王皇
考專斥武王然思武王即所已思文王想其會見于薰坐見于墻而
不能已頃刻忘也吾已保明其身一句見成王

未嘗一日不已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
過行之或虧而身之或不正也吁吾已二詩見成

王之用心真文武之用心成周大猷之治雖本于
文武之功而夾成王曰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爲
中材之主何足曰知成王案孔子于師彖曰能曰
眾正可曰王矣于比象曰外比于賢曰從上也皆
謂武王也于蒙彖曰蒙曰養正聖功也于履彖曰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直曰聖與帝美成王周公
謂成王爲中材之主者洵屬無識

敬之羣臣進齊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惇命不易哉兼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大雅美文王於緝熙敬止曰書訓武王敬勝怠者吉
重言敬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也士事也說文事乃
士之本訓人曰士係謂人足曰任事故夾曰士名之
就成也將大也佛當作彌輔也仔克也肩膀也言勝
任也成王翰廟謀于羣臣羣臣在廟進齊詩人述其
事而作此歌言王其敬之哉敬之哉天有顯道其命
靡常賞善罰惡不易之理無謂高高在上而不吾察

人君一登一降事無巨細天之監視日在亏茲此敬
之之道所召不可須臾離也羣臣之莽嗣王者如此
王承其莽而答之召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此敬之
之意惟日有所成月有所大孜孜汲汲學有繼續熙
廣書傳釋名召漸底亏光明又賴羣臣之輔弼使我
克勝其任示我召顯明之德行庶幾善持其敬不至
不聰余案此時羣臣進莽成王自謙君臣一德更相
問荅而且切于學問純于治道實有可頌之理召故
詩人備述其事而頌之非如補傳所云設爲成王之

言欲其求之學問求之輔弼也至謂羣臣善誘其君
則是歸美其臣更不得削于頌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其予莽蠶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艾也謂創艾也毖慎也篇名小毖言當慎之亏微
也粵斧掣曳也注謂牽挽箋云羣臣小人無設我掣
曳謂爲譎詭欺誑不可信也案易睽卦六三曰見輿

曳其牛掣大牽挽之義今本毛詩故言作葍蠶訓同
爾雅疏謂古今字是也至呂祖謙輩訓葍爲使蠶如
逢蠶有毒之蠶義大可通特少涵畜耳蠶醜螫注謂
坐其腴說文蠶飛蟲螫人者螫蟲行毒也埤雅蠶毒
在尾穎如鋒故謂之蠶桃蟲鷓其雌鳩注鷓鷃桃雀
俗呼爲巧婦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
或謂之上巖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鷓或謂之鷓鷃
自關而西或謂之韃雀疏云今鷓鷃是也微小亏黃
雀其鷓化而爲鷓故俗語鷓鷃生鷓箋云鷓之所爲

鳥頸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埤雅鷓鷃巢于葍苕
繫之曰髮性巧故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聚茅秀爲
巢曰麻紩之如刺韃然故一名韃雀拊翻也集會也
葍虞蓼注虞蓼澤蓼埤雅葍莖炙味辛一名葍生水澤
中疏言辛苦之菜也成王卽政在翰求助言徃苦流
言杞釵牽挽我者實多賴公維持致此大平也今公
歸政于我矣我其懲創徃事慎防後患當爲羣臣是
望羣臣莫我牽挽使我求助而反自求辛苦之毒也
倘因求助而牽挽及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其始信彼

流言本小事也後乃釀成大亂猶之桃蟲小鳥終乃
拚飛竟成大鳥可不慎歟予鑑肯失方念多難未堪
勝任公又棄我而公之不又會于辛苦之地如集于
蓼兮我之求助自不容已矣案金縢武王既喪用匪
其人是召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公辟居東召釗
三監及淮夷叛是多難也但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及
此四詩皆當歸政召後追悔從肯一時所作若是居
攝之時與謀求助自有周公不在嗣王也若在未攝
召肯王所信任自有二公夾無庸求助也嗣王求助
實因周公既去惟恐又及于難所召謀之羣臣別求
輔助持盈守成正易既濟大象所謂息患而豫防之
也箋召三監淮夷之叛作又集于蓼正解又謂此時
居攝大非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菅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召有飡其饁息媢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柘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甬斯泂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曰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芣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案柞官柞氏掌攻草木
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
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芻柞變其水火雉氏掌殺草
芻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柞繩音孕而芟之冬日
至而柞之若欲其化也則曰水火變之是柞木在冬
夏芟草在柞序言芻藉田而祈社稷芟柞非其時也

然豳風始播百穀先曰芻茅索綯此詩播厥百穀先
曰載芟載柞正謂來芻藉耕藉先期芟柞皆所曰預言
其始非正月耕藉二月祈穀方始芟柞也郊郊耕也
注言土解舍人曰釋釋猶霍霍解散之意殺草攻木
化而爲土其氣蒸達而穌故耕則澤澤然而潤郊霍
釋澤音義竝通千耦言耕者之多也藎太草也草易
生故旣芟而又藎下溼曰隰畛謂舊田之有徑路者
主家長也禮防記家無二主是也伯長子也白虎通
云子最長迫近父也亞次也次芻伯者仲叔也旅眾

也謂餘夫也疆壯也謂疆有力者地官遂人曰疆予
任毗言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也能東畷之曰曰若今
傭賃爲所驅用者是也噲眾也眾多飲會之聲也饁
饁饋也媚愛也依倚也士夫也略利也倣載始也耘
者干耦則饗者夫多眾會而曰饗己爲勞息愛其行
饁之婦饋餉而曰耕田爲苦徒倚于耘籽之夫婦媚
士依交相慰勞同勸農事柘又盡利略然如刀劍之
刃焉始事于南畷之中播種其百穀百穀之實畝則
斯生人勸器利田善故也驛驛生也注言種調達出

地也其種均調出地而生達也厥足也苗先長者爲
傑厥厥則齊等之苗夫美矣縣縣穠也注言耘耨精
庶耘也縣縣則耘不絕矣濟濟容也刈穫眾多之容
也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廩取之曰爲
三種之酒五齊之醴也烝進卑予洽合也進卑祖妣
曰會合百禮又有會之香者爲飴酒之馨者如茱鬼
神歆饗則足曰允我國家祭祀獲福則足曰寧我胡
考傳云胡壽也考成也疏引僖二十三季左傳雖及
胡考周書諡灋保民者艾曰胡言考者老季而有成

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案說文牛領下坐曰胡老
獵犬坐胡胡之爲壽義取諸此士冠禮眉壽萬季永
高胡福注胡遐也遠也皆曰壽言也匪非也且語辭
振古也注猶云久若此耕藉所穀本曰重農非曰先
國家寧胡考然心匪爲此而已有此心匪爲今而已
如此今嬰豈自茲伊始哉修德行禮自然獲報蓋古
而又古所從來遠矣箋曰邦家之光爲燕饗賓客後
儒遂曰胡考之寧爲供養耆老不知詩人本指特因
藉田所穀而推闡言之借作正解非也況邦家光榮

豈止饗賓一事百禮謂犧牲玉帛無不畢具儻云燕
饗之屬夫非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豈柘爍報社稷也

粳粳豈柘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甬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罇斯酌曰薺茶蓼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粒粒積之稟稟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曰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挾其角
曰侶曰續續古之人

芟柁爲炆冬之事載芟耨藉祈穀故先言炆亏柁爲
舊日之事豈柁炆報社稷故先言耨立言之體如此
畎畎柁也注言嚴利舍人曰柁入地之兒傳云畎畎
猶測測也柁豈則刃利故測測始事南畝播種百穀
其實畎氣斯生或有來瞻視女者載之亏方筐圓筐
其饌則伊黍也周人謂餉曰饌筐筥所曰盛黍稷者
稷之用費而味賤玉藻子卯稷會菜羹爲忌日而貶
會味也黍則味美亏稷豐季耕作農夫雖賤猶會黍
也笠曰禦暑雨繩繚而成糾繚也縛耨也稍刺也疏

謂稍是用縛之事縛是鉏類故稍爲刺地也耨去也
茶委葉王肅云茶陸穢草蓼虞蓼水澤所生田有原
隰故草分水陸曰耨刺地耨去茶蓼腐朽則黍
稷茂盛月令所謂燒薙行水利曰殺草如曰蕪湯可
曰糞田疇可曰美土疆是也拴拴穫也注刈禾聲桌
桌眾也注積聚緻邗疏緻謂密也小禽雖截穎謂之
拴拴爲刈禾之聲桌爲聚積之密嚙謂之墉櫛理髮
器也崇如墉言高比如櫛言密皆穫積之多也百室
百夫之室也天子六鄉六遂亏六鄉則一族百室大

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也亏六遂則一鄩百室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鄩是也溝洫則通鄉遂而言朱謀埠曰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此儻百室舉一洫之田言也穫積旣多遂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旣盈則農功畢而婦子寧矣黃牛爨屑曰犂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黝秣報社稷陰祀也正禮用黝社爲土神用黃故黃爨兼也天子社稷大牢舉牛以該羊豕豕豕因兒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禮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侶嗣也嗣續古人夾肖篇振古如

茲之義言古人亏農事之成常行報禮今日之舉夾以侶續往古之人而修常典亏不墜云尔案經明言續古之人則傳所謂嗣肖歲續往歲蘇轍所謂興來歲俱爲牽扯添設箋云未有肖司審以續往古之人夾非

肖相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紕載弁休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蕭兕觥其觴旨酒息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繹祭賓尸之樂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彤夏曰復
肫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繹賓尸者繹祭之
禮主爲賓事此尸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尋繹復
祭故謂之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謂
之賓尸百絲衣祭服也紕絜鮮兒載之言載也弁屬
弁也士冠禮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鴈頭然休休服
也注謂戴弁服傳云休休恭順兒說文云冠飾也大
夫曰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屬弁衣纁裳
皆曰絲爲之故曰絲衣其紕載弁休休繹在廟門不

在廟堂門側之堂謂之鞮注夾門堂也堂爲門鞮之
堂則基夾爲門鞮之基冬官匠人門堂三之二注曰
爲鞮也白虎通云鞮曰飾門明臣下當見亏君必鞮
息其事也繹祭亏此夾有鞮息之義基階也鼎絕大
謂之鼐園弇上謂之鼐注鼎斂上而小曰箋云士升
門堂眡壺濯及盥豆之屬降徃亏基告濯具又眡牲
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疏言
若正祭則小宗伯眡滌濯祭之日逆盥眉鑊告時告
備亏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

大宗伯之屬士也兕觥割鴈也削角因也正祭無兕
鴈禮無所失故無可割繹祭賓尸至旅而獻醕交錯
容或失禮故設之也然雖設此兕觥而其狀劓然究
無所用蓋凡助祭者飲此旨酒無不恩已柔酥自安
無設謹譁無設傲慢洵爲壽考之休徵也吳譁也祭
末不吳不敖祭肯齊敬明矣已此獲福而得壽考事
雖未然而有其徵故曰胡考之休此賓事所祭之尸
行之得禮是已祭而歌之也案鳧鷖守成夫爲繹祭
燕尸之事然美在公尸爲王政之興故削于雖絲衣

賓尸美在助祭無犯非禮所已形容盛德故削于頌
若徒已爲祭而飲酒則祭爲何祭且弟言飲酒卽無
失禮夫何足頌于廟耶其爲天子繹祭之詩無疑至
序中高子靈星一言或疑爲後人竄入然夫可爲子
夏所引曾子在聖門季最少子夏喪明曾子臯之是
曾子猶長于子夏也孟子係高變是高子長于孟子
可爲子夏所及見身得一槩非之徐整云子夏授詩
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補傳曰周已農
事開國靈星左角爲天田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

又從而繹之周蓋曰爲重祭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爲靈星之尸故亏序明之後之傳授者存亏經而不設廢豈爲虛言哉漢高帝太周末遠庶事草創獨詔天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補傳所云昧爲有識然大不知高子之言卽子夏所存也據後漢書祭祀志祠后稷謂之靈星言曰后稷配倉星也則此正祭爲祀后稷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遺曰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成王作大武曰象武功亏其成也爲詩曰告廟名其篇曰酌言武王能斟酌先祖文王之遺曰養天下也鑠美也王武王也晦昧也純大熙亮介助也大介謂周有臣三千也龍寵也躋躋勇也注勇壯之兒疏引矯矯虎臣躋矯音義竝同公事也當紂之時晦昧不明甚矣於兮美哉我武王遵循文王養天下之遺聽其時之晦昧全十三季而時始大炎

秦誓惟十有三季序作十有一

季據竹書十二季誅紂則師渡孟津在十一季也是用大助呂致此武功我

成王荷其寵而受之是躋躋然之武功本武王之造
作成王寵受則用是有嗣矣實維爾武王之事出至
公信能得用師之遺哉不然何其傳嗣不絕也案此
詩則知武王雖取天下初非有利天下之心夾救民
于水火之中不得已而用師百序云能酌先祖之遺
呂養天下得詩言外之意頌作于成王故呂文王為
先祖

酌一章八句

嚴粲曰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躋躋酌其
時措之宜也左氏傳呂武為武之卒章呂賚為武
之三呂桓為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
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殷一體大武篇中之一
章明矣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季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呂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呂閒之

桓桓烈烈威也注皆嚴猛之兒

烈烈見小雅及商頌士事也人

呂士儼足任事也猶書所儼熊羆之士也皇君也謂
武王也開代也左傳昔周饑克殷而季豐武王有其
事兼其詩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時而頌聲作矣謂
我今日所呂能撫綏萬邦屢獲豐季天命匪解久而
不厭者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平居講武于國
保有厥士而軍眾盡武出則類祭于天禡于所征之
地用此武事于四方志在呂武安定于其家後果克
如其志於哉昭此王業于天遂盡皇王之遺代商而
有天下矣武有是志天有是應詩人追述其事而歌
之詩疑曰大雅於昭于天所呂新命此篇於昭于天
所呂代商其理一也

桓一章九句

疏曰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
桓字名篇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
桓則謂軍眾盡武桓字雖出于經而與經小異故
特解之案疏言明哲則保有厥士自謂熊羆之士
虎賁之士傳儼訓士爲事義自可通箋申傳意謂
能安定天下之事便與下文于呂四方句氣不相

貫安室六十一卷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召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息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息

應當也敷布也繹陳也謂陳是道而尋繹之也息語辭武王克商大封功臣于文王之廟成王作頌追述其事而爲此歌言我周王業基始文王文王既召憂勤致有此天下之業我子孫自當受而有之矣然天下之定定于善人文王之勤與不能舍有功德之善

人而別求安定之術也是召敷布政事陳繹文王之遺我自今召徃仍維求善人召安定天下焉蓋削屬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是我周之所召受命而王業之所由成也於哉繹息尚其錫予善人不怠文王所召憂勤之遺兮案詩召賚名篇則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自是此詩確證况論語既不曰武而槩曰周則賚予善人不始于武可知所召武王大封推本文王不惟嚴賞不設自尊正見文王之勤夫勤在善人也敷時繹息繹在善人徃維求定夫求在善人也

要非序詩者已一言發明之安知勤非勤勞天下繹
非徒繹天下求非徒求之天下哉序誠得詩人已賚
名篇之旨不可輕爲訾議矣

賚一章六句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褒
時之對時周之命

陟其高山卽禮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也巒山墮注
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喬高也允信猶圖也箋

云信案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也翕合也河自大陸
之北敷爲九河祭則合爲一河九河徒駭大叟馬頰
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注徒駭今在成平縣胡蘇
東莞縣今有胡蘇亭晉焮保乾圖云齊呂移河爲盼
填闕八流已自廣故書注詩疏皆言齊桓公塞爲一

李光型曰洛苑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

今直隸眉縣在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

九河在滄平閒海之灣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今山東

武定府今屬武定府鬲津在樂陵今屬武定府徒駭在齊河今山東

濟南今武定覆鬴在德平府北今濟南皆濟

南府所屬今真定今直隸府地又北播為九河正定府六百餘里古河

自洛水直趨北至大陸皆真定府地又北播為九河

固永平河閒地也今皆直隸不應河至大陸北而東反

迴流而南已至濟南之境考明一統志大謂在濟南

不足據案水本東南流禹貢導河至于大陸使之北

播明言同為逆河矣東至天津南盼濟南順水之流

而入于海宜也李駿非是衰聚也對配也此武王既

有天下巡守侯國祭祀河嶽詩人述其事而歌之曰

於乎美哉是我周之武王也既登陟其高山及長狹

之墮山與高大之喬嶽舉望秩之儀又信案山川之

圖河之流雖有九而河之神則一也合已祭之夏敷

布其祀典于普天之下凡名山大川轍跡所未到者

夫皆類聚于是而配對焉山川大小已類相從祭無

不徧此我周之所已受命而王業之所由成也范處

義曰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

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鬼神之助故申

言之

殷一章七句

曹粹中曰說文殷旋也象身之旋从身从殳殳所
已旋也名篇曰殷取殷旋之義巡守而徧兮四嶽
所已殷旋也箋已爲殷樂蘇轍已爲殷游又何怪
秦皇漢武恣意巡行縱情封禪哉夫未知武王之
巡守固有甚不得已焉者百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

補傳曰頌專于美功德已告神明而周頌有助
祭謀廟進禘求助之詩侶非爲告神明而作然

美其助祭是已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
廟是已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禘求助
是已進禘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
頌者用于天地宗廟詎設有虛美哉惟魯頌多
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侶說者已是爲功德
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已來文字之變質
者日已萼醜者日已醜魯頌作于周之既衰宐
不可與商周竝觀也商周二頌皆用已告神明
魯頌乃已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

百非商周之舊也

讀詩傳譌周頌卷二十八

男玘恭校字其

讀詩傳譌魯頌卷第二十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駟之什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濼儉已足用寬已變
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亏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
車彭彭恩無疆恩馬斯臧

傳駟駟良馬腹鞞肥張也疏鞞謂馬脅莊元季公羊

傳曰拉公鞅而殺之謂折公脅也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邑爲
國都邦畿千里五百里爲甸甸各百里公侯百里五
十里爲甸甸各十里魯爲侯國甸之野遠于國則五
十里也遠牧于坳則民田無所妨害序言足用愛民
務農重穀卽于牧于坳野一端見之牡曰騶牡曰駘
注今江東呼馱馬爲騶駘草馬名馬曰牡爲善薄言
駟者言馬之善尚不止此也有多品焉傳騶馬白跨
曰騶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駘曰黃駘云跨髀閒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孫炎曰白跨爲股腳白非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盛
兒良馬有力有容所曰盛也戎馬曰下三種分見下
三章疆竟也臧善也伯禽魯賢君息遵其灋本兼疆
竟而息及于馬斯馬自臧善焉夫苟善用其息推之
它事當亦無不盡善獨馬也歟哉案僖公在位三十
三季普烱所書烱無可美史克作頌四篇篇各頌其
一端原非形容其盛德亦非真能足用愛民務農重
穀也後世文人獻頌多爲溢美之辭特效魯百國史

猶錄方經正曰觀世變寧取其溢美邪然頌不忘規
猶可方魯頌四詩見之非若後世徒爲頌禱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駟有駟
車伾伾息無期息馬斯才

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蒼駟曰
駟駟云駟今之桃萼馬疏言駟赤而微黃駟青而微
黑伾伾有力也疏謂此章言戎馬戎馬賁多力故云
伾伾有力疆言其廣期言其長才多材也息遵伯禽
之濃本無窮期而息及方馬大能使之有力而多材

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車繹繹息無期息馬斯才

傳青驪駟曰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
白鬣曰駟說文駟馬文如鼉魚也駟鳥名黑身白頸
馬色如之故名繹繹善吞數厭也箋云息遵伯禽之濃無
尚厭故言繹繹善吞數厭也箋云息遵伯禽之濃無
厭倦也作駟也言皆作而奮駟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車衿衿恩兼邪恩馬斯徂

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豪駮曰驥二目白曰魚鄣云駟淺異色今之泥驄彤矣也駮卽今之赭白馬說文馬文侶鰕魚也駮駮也疏引釋畜云四駮皆白駟鄣云駮脚脛蓋謂毫毛在駮而白長者爲驥也一曰白曰矚兩目白曰魚侶魚目也羅願曰馬目欲黃小而多白則驚畏故其序尤在後疏謂此章言駮馬主給宮中之役賢其肥壯衿衿遺逐也駮馬非能彊健傳言衿衿彊健謂遺逐之時欲其彊健也不

正爲邪徂徂也恩遵伯禽之濃兼有不正而恩及于馬夫無不可驅策而徂各得其正也案論語曰恩兼邪一言盡三百篇之旨義取斷章而作詩者夫非不知恩之無邪不當恩僅在馬也詩僅頌其恩馬規犇之意顯然矣豈得曰衛文之新立衛國致其殷富爲僖公比哉惟遠牧坰野不使傷農濃豈意美一定不易凡牧馬者不可不知

不效駟四章章八句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駉有駉駉彼棗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兮
下鼓咽咽醉言舞兮胥樂兮

駉馬肥彊兕馬肥彊則能升高致遠臣彊力則能安
國治民疏言曰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棗棗黃四馬
皆黃也公公翰也明謂職事修明重言明者明之至
也案公只空據爾雅在公事上說箋云明義明德又
引禮記在明明德皆失之過魯君臣不能如是振振
羣飛兕鷺昏鉏埤雅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
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

下也鷺喻羣臣絜白而有威儀下喻羣臣欲退言公
事既畢退而燕飲也疏曰在公爲舊臣振鷺喻新來
之士實屬彊爲分別集傳訓鷺爲鷺羽舞者所執玩
二章鷺方振振兮飛其羽焉得爲人所執且人臣執
羽祀舞當與宛丘同譏矣何頌之有邪補傳兮下謂
止其所兮飛謂得其所其說是也咽咽鼓節也燕禮
曰樂助勸曰鼓節之其聲咽咽然也鼓猶所謂坎坎
鼓我舞猶所謂躑躑舞我也胥相也言君臣相樂也
案左傳僖公之時臣之賢者公子季友與臧孫文仲

然季友既不能从子般之難又不能从閔公之難文
仲則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孔子儼其竊位臣之有遣
固如此乎然序言君臣有遣夫就其一端言之非全
體也卽如僖公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遣之一
也魯人欲爲一頒行父知尊周室必請命于周不設
自專此盡臣遣之一也所謂有遣如是而已況當僖
公祿未太公室政不在大夫則謂有遣也固宜
有駟有駟駟彼棗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削子牝黃而牡驪天下之良馬也疏言臣禮翰翰其
夕不當常在公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
餘敬也君之亏臣燕饗有數今曰無事之故與之飲
酒是君有餘惠也飛喻羣臣欲歸左傳所謂酒曰成
禮不繼曰淫也

有駟有駟駟彼棗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曰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駟注今之鐵驄孫炎云色青黑之間青毛黑
色相雜者名駟載則也有有季也君子斥僖公也穀

善也祿也此章言君臣有道則陰陽酥順從今日始
歲其當有豐季是君子有善道致穀祿已詒孫子則
德澤及于無窮燕樂傳于後世又豈特言舞言歸一
時相樂云尔哉案僖公時嘗烱書不雨者二大雨雪
者一書烱大雩者二書螽者一書大旱者一書大雨
電者一其有季者無書則經所謂歲其有者大僂係
願之辭耳然臣而願君如是則平日臣之所已事君
與君之所已待臣有道矣可見矣序云有道與論語
邦有道則知之有道同

有馭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息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棧棧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頌宮頌泮同辟廡水園正如璧
已節觀者泮則半水降殺其制故名頌宮也靈臺言
於樂辟廡此言息樂泮水學有大小而爲人情之所
樂則一也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邗案本草陶注云
二三月作莢時可作菹及淪食之又有渣芹可爲生

菜大可生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菘芹取根白色矣
芹取莖葉竝堪作菹蔬言芹生于水化出于宮傳云
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濇
則其文章也葢葢言有濇度也錢文子云葢葢草葉
多兒旂下坐如葉之多也噉噉聲也小大猶尊卑也
僖公能修泮宮詩人美之言我恩樂此泮水曰采其
芹適值魯侯親往視學觀其所建之旂則葢葢而有
容聽其鸞齶之聲則噉噉而有節國人無小無大皆
從僖公往行于學葢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可取而

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噉夫芹也

恩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躑躑其馬躑躑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躑躑憍也有驕蹇之義與版篇小子躑躑美惡不嫌
同辭昭昭明也見僖公之馬則樂其躑躑聞車馬之
音則樂其昭昭葢由公之顏色笑語非有所怒惟有
所教循循善誘是曰可樂

恩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傳菹鳧葵疏云與苳菜相侶葉大如手矣圓有肥者
著手中滑不可停莖大如七柄葉可生食又可瀾滑
美江南人謂之萑菜或謂之水葵干寶曰爲鮓蹠草
堪爲菹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本草鳧葵入有名無
用品案說文菹从艸丌聲連丑反丌古酉字俗从卯
非今改正肯二章曰芹藻喻人才則菹矣非無用但
諸說紛紜究不知何物耳禮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鄉
飲鄉飲皆大合樂皆行養老之禮于泮宮疏言難老
者身力康彊難使之老永錫如玉制八十月告存九

十日有秩之類既飲言其暫永錫言其長順彼養老
之長遣服此魯國之羣眾屈服也醜眾也引季尚齒
通乎上下古今故五帝憲三王又乞言卽窮而在下
如我孔子矣必曰安老爲先魯侯既修泮宮視學必
先養老固其所也先儒乃云昔祈其壽考次祈其功
業謂既飲美酒天遂錫公曰難老之福又曰順長遣
爲順從賢者屈羣醜爲屈服淮夷皆錯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亦伊祐

范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四章服淮夷張
本雖曰頌之夫有規意蓋謂非德不足召服人也案
僖公本非有德詩疑所謂詩人因作泮宮而召此頌
禱夫欲其君修德召來遠人耳穆穆美也內召明其
德外召慎其威儀而總之不離于敬所召爲民濇則
也能修泮宮故曰允文能服淮夷故曰允武文武者
君德之備德備則足召昭明感格于烈祖所行自無
有不孝伊福之求夫本此孝敬文武之德召自求之
而已駟之序言能遵伯禽之濇烈祖卽伯禽也惟能

昭假烈祖所召行靡不孝自求伊祐一語雖緊承靡
有不孝恰總結此一節謂靡有不孝乃是自求伊祐
者非箋云國人效濇疏因謂此魯國之民無有不孝
自求此多福夏謬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明明察也孫炎云性理之察也改舊曰作非開國之
初創始之謂蓋修之召大其規模也泮宮泮水之宮
也淮夷世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始其頑梗已見于

費誓矣至僖公十三季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左傳曰爲淮夷餽杞故十六季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左傳曰謀郟且東略也注郟爲淮夷所病魯之克服淮夷誠無可考此言淮夷攸服後言旣克淮夷自是僭願之辭初非實有其事然振興學校育養賢材柔服遠人潛消叛逆非無此理范處義所謂意欲歸功于學校李樗所謂自不可已溢美而曠其詩皆可已觀世變也矯矯勇也殺而獻其左

百日馘皋陶唐虞之士官也囚拘也注謂拘執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辜反釋奠于學已訊馘告疏謂出則謀于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已告克故在泮宮之內獻其馘百之馘拘執之囚折馘則有威武如虎之臣執囚則有善聞獄者如皋陶此皆願其所伐有功所任得人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濟濟容也桓桓威也淮夷在魯東南狄遠也烝烝作

也注物盛興作之兒皇皇美也吳譎也揚聲也訥訟
也此言泮宮修而多士濟濟克廣僖公之德心其桓
桓然徃征也不尚勇力自遠服彼東南之淮夷雖烝
烝然而作皇皇然而美而不謹譎不聲揚不曰爭訟
之事告于治獄之官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成功而已
僖公德心在修泮宮化其囂陵平其血氣卽多士之
克廣也

角弓其劓束矢其投戎車孔博徃御無斃旣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劓因兒弓弛故因五十矢爲束或云百矢尚書及左
傳皆曰彤弓一彤矢百投眾意也投羅故眾箋曰劓
爲持弭之急疏曰投爲行矢之聲義皆可通博廣也
克勝也式用也猶謀也言多士曰威武徃征淮夷望
而卽服故角弓劓然弛而不張束矢投然眾而不用
雖兵車甚廣大而徃行者御車者惟敬其事而無厭
斃之心此曰德感不曰力格所曰旣勝淮夷甚化于
善不復逆亂用曰堅固其謀猶淮夷自無不盡獲矣
菁秣書獲難辭也

翻彼飛鵠集于泮林會我桑黷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獻其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鵠梟鳴惡聲之鳥也泮林泮宮之林也甚桑實也黷
言其色之異好音善音也此言鵠鳥之惡聲會桑黷
而革響已喻淮夷之不善感禮義而革心說文憬覺
悟也傳訓遠行見則是當日憬本作慮故說文引作
慮云闕也後人改作憬琰寶也韃爲舍人云美寶曰
琰元龜尺有二寸倉貨志龜不盈尺不得爲寶禹貢
九江納錫大龜元龜乃荊州所出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兼荊揚二州龜象南金皆非徐州所產淮夷而得
有此其疆可知今獻于魯服之至也賂遺也賂非美
辭而言來獻者龜象大賂者南金惟知歸美僖公能
修泮宮已致淮夷攸服夫不計其言之過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閔宮有佺實實枝枝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兼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稊稷
叔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闕閉也闕宮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禼宮也案
月令仲萸呂大牢祠高禼天子親往在周則僂禼
宮在魯則僂闕宮萸官大司樂率夷則歌小呂舞大
濩呂高先妣魯備天子之禮用六代之樂故姜嫄大
有廟七廟皆月祭之二祧高嘗乃止姜嫄廟非常祀
故曰闕侃清靜兒闕故清靜實實廣大也枝枝礪密
也疏謂萸語及書傳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礪之
加密石焉鄒泉曰實實舌下之盤基固也枝枝舌上

之結搆密也焮焮顯著也回邪也上帝天也姜嫄德
不回邪上爲天所馮依使無災害彌月而生后稷降

與百種之穀或爲黍或爲稷有先種後孰之種

音重與種

字迴別今種槩作種種轉作種顛到已極然不可復正矣

有後種先孰之稷先種

者種後種者稗叔麥大然令后稷種之奄覆有郃之
下國使民咸知稼穡之道由此稷黍稻秬能使奄有
天下之士實所呂繼大禹之業也蓋堯時洪水橫流
民不粒食禹平水土稷方教稼故論語曰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全亏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亏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敷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亏魯大啟
爾亏爲周室輔

范處義曰上章言周之有國始亏卽此章言周之王
業始亏岐也山南曰陽翦齊也案釋詁云翦勤也大
王初全岐實爲商政是勤輒知勤商卽爲翦齊之萌
兆是大王原非有翦齊商家之心而曰始者蓋由武
王既有天下而推本言之百屆極也貳疑也虞度也

敷治也旅眾也咸同也大王已得民心全支王而受
命武王纘繼其業致天命之極故牧野之師同德同
心無有疑貳無有虞度吕爲上帝實臨視武王所吕
敷治殷商如林之旅能同成其功也女女武王也王
成王也叔父周公也案克商之舉諸經皆不及周公
牧野之役屬之纘揚其不身任可知金縢始載公乃
自己爲功成王儼其勤勞王家卽指吕身代武王之
說非如孟子所云誅紂伐奄也十亂普及周公馬融
因孟子而誤易曰蒙吕養正聖功也則吕周公之教

成王而言公之克同厥功謂代武之功養正之功非
伐紂之功也箋云伐紂周公與焉則鄭又因馬說而
誤元子伯禽也封伯禽曰爲周公之後大開周公之
穹爲周家之輔疏謂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
姜嫄后稷至王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
受賜之命言其所曰有魯之由皆是也文亦王也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百百誓烱匪解高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高曰駢犧是饗是宐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大其福女

魯在周東因肩之地

今山東眉兗州府因肩縣

周禮公侯皆方百

里名山大澤不曰封言錫則于常制之外有特賜也

然即錫曰山川附庸大不得如明堂位所云地方七

百里之大馬融誤也民功曰庸附庸之國不能五十

里不達于天子而曰民功附于大國曰姓名通朱子

所謂若誓秋邾儀父之類是也莊公之子一爲閔公

一爲僖公閔公即位二季僖公曰庶兄繼立三十三

季序言頌僖公是也承祀承視祭事也僖公車建交

龍之旂承奉宗廟之祭所乘四馬六轡百耳然承順而附亏車蓍炁四時無有解怠凡有享祀夾無或筮忒皇皇大也后帝天也祭之大者其如郊天成王呂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是呂魯君孟蓍祀帝亏郊配呂后稷高呂純奕之犧禮同天子天與后稷即亏是亏歆饗即亏是呂爲宐降下之福與周公者既多僖公夾用周公之郊禮則周公之皇祖當夾福女僖公矣案經中兩言皇祖皆后稷蓋皇祖尊係昧非周公呂下所設當也箋呂周公皇祖指伯禽集傳呂

爲指羣公皆誤

炁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炮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爾昌俾爾壽而臧係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載始也炁祭曰嘗專言炁者萬寶告成其禮尤盛福逼也福衡設橫木亏角呂逼迫此牛防氐觸也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福設亏角衡設亏鼻則是兩物傳箋皆作一物康成注禮時尚未見

毛傳也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曰爲牲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騂糝羣公不毛注周公畝有王禮嫌不設與
文武同也案周公成文之志不欲伐紂祭用白牡示
不忘殷義具周易爻辭無容縷述若據何休所云嫌
不設與文武同用騂牛魯公獨無嫌兮其說非也說
文糝特也剛糝同鄭司農云犧尊飾曰翡翠傳所謂
有娑飾也王肅曰爲尊作牛形開背受酒阮諶禮圖
則謂畫牛于尊腹之上未知孰是將將大也毛炮豚
也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注爛去其毛而炮之也哉

切肉也肉謂之羹注肉臠也廣雅曰湑羹有大羹鉶
羹大羹湑煮肉汁不味盛之亏彝賚其質也鉶羹肉
汁之有菜味者盛之鉶器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
豆大房半體之俎也箋云曰玉飾俎足間有橫橫下
有拊侶堂後有房然也疏引明堂位周曰房俎周語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
則有殺烝全烝全載牲體殺烝體解節折則房烝半
體可知郊禘全烝宗廟之祭惟房烝百萬舞文舞武
舞皆備也

詳見邶風
簡兮篇

洋洋眾多也孝孫屺僖公也祭

祀既得其時犧牲既絜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
之福慶使爾之國熾盛而昌大使爾之身壽考而臧
善保安東方之土使魯公常若今日不虧損不崩落
不震動不騰沸又有三壽之卿相與爲朋而國勢之
堅固如岡如陵矣補傳引或說三壽上中下也上壽
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
人爲朋夾通集傳則云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但
天保篇如岡如陵泛言國勢末言南山方專比壽乃
云壽與岡陵爲三侶覺不辭況與岡陵爲朋擬更不

類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纁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其我設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上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兵
戎也公車僖公之車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灋曰六
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
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成十爲終出

車十乘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出
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卽有附庸大
非有千乘僖公之時已過其制而孟子之時魯方百
里者五則又五百乘矣包咸注論語誤曰十井爲乘
明堂位出弓馬融誤曰魯爲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方七百里則四千九百乘矣皆不知開方之濶者也
朱英矛飾鄭清人篇二矛重其滕繩也二矛夷矛酋
矛也曰朱爲其飾重弓曰備損壞其在韞中曰綠滕

束之徒步卒也司馬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數
然賦雖千乘用止三軍蘇轍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
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而已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計三萬七千
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水蟲也胄兜鍪也纒
綫也胄曰貝爲飾朱纒綴之烝進也增增眾也言進
行者眾也一曰烝塵也徒眾故塵起曰戎北方
曰狄獮當也荆楚也莊公曰肯僂荆僖公元季始僂

楚舒爲楚之與國舒鳩舒鄧舒庸是也

今安徽眉廬州府舒城縣

兼爲州巢縣皆羣舒故地

懲艾也承止也言其設禦止也案舊焮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舒爲楚與國故曰荆舒是懲伐我狄無

明文但服膺而不忘耳孟子亏此頌一則曰周公方

且膺之再則曰是周公所膺也魯公不忘我狄之患

是能上濫周公補傳云大抵子孫所爲之善否人曰

爲祖宗之盛衰成王雖賜魯郊禘至僖公三十一年

始卜郊

禘在閔公二年

是從肯固未舉行也故孔子曰魯郊

禘爲周公之衰孟子曰膺戎狄爲周公之盛詩人喜

其討臯因僂願公長享其國壽而且富黃髮者髮白

復黃台背者背有鮐魚文皆壽徵也胥相也試用也

曹粹中日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

所用皆老成人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耆而又艾且

全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魯全莊閔國勢大

衰僖公復興高季久遠故喜而重慶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蒸大東全亏海邦淮

夷來同其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爲東嶽魯望也巖巖積石也詹全也泰山在齊魯之畛魯邦所全言不全屬魯也龜蒙二山名疏言昔炆定十季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昔者先王曰爲東蒙主魯竟內有此二山故云奄有奄覆也蕪奄也大東極盡地之東偏全亏海邦而止來同猶常武篇徐方既來徐方既同不必如箋所云來同盟也僖非盟主昔炆大無淮夷同盟之事僖公時淮夷未見率從范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遂蕪徐宅全亏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其不率從其設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

今

東嶺兗州府嶧縣鄒縣連畛

在鄒縣南二十二里繹嶧音義竝同

案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說文云葛嶧山地理志在東

海下邳縣

今江蘇嶺徐州府邳州

嶧陽者嶧山之南也李樗謂

此繹卽嶧陽非宅居也蠻貊謂淮夷而有蠻貊之行者南夷南蠻也魯之初徐戎淮夷竝興東郊不開今既安保有此鳧繹之二山遂蕪奄有此徐州之居宅

推而全于近海之邦由淮夷之蠻貊及荆楚之南夷
其不率從其命其設不諾而應之惟我魯侯之意是
順也若順也何楷曰伯禽不避三季之喪衽兵革曰
開東郊之難後之子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夾曰
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蕤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純大也受福曰嘏言僖公威德所被既及廣遠天乃

與公曰純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安有魯國之大常
邑名箋云常或作嘗僻之旁邑昔炆莊公三十一年
築臺于僻六國時齊有孟嘗君會邑于僻沈青崖曰
古常與棠通小雅常棣之華維常之華皆作常字魯
之圃南有棠爲魯公觀魚處今爲魚臺縣

隸山東眉屬直隸州

濟寧然則常卽棠邑也昔炆桓公元季鄭伯曰璧假

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翰宿之邑也疏諸侯有
大德受采于京師爲將翰而宿焉昔炆時魯不翰周
邑無所用許田近鄭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易之

據左傳常爲魯之遠地許爲湯沐之邑僖公皆得居之故美其復周公之号也燕安也箋疏訓爲燕歛非也令妻馨姜也壽母成風也彊号既復魯侯由是燕安而喜樂其在闈幃也則有令善之妻馨姜壽母之賢成風其在翰廷也上則宐亏大夫下則宐亏庶士外而邦國皆其所有焉公之受福既多益願其壽之永固矣黃髮鯢齒鮐背耆老壽也注鯢齒齒墻更生細者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曷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

今山東睢寧安府蔡安縣

奉高

今蔡安府新蔡縣

博城

今山東睢寧州府博山縣

三縣今猶有美

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今蔡安府新蔡縣斲

者截其木度者量其材也八尺曰尋栢謂之榱栢直而遂謂之閱注榱謂屋椽圓曰椽方曰栢說文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栢五架屋際椽正相當言屋椽長直而遂達屋際也曷言栢之狀如曷也路寢正寢也室有東廂廂曰廟無東廂廂有室曰寢修舊曰新改舊

曰作新廟卽闕宮姜嫄之廟也奕奕大也奚斯慶父
之子公子魚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疏謂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
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曼長也碩大也若順也
萬民是若見寢廟之當修故順命而不曰爲勞也詩
疑曰昔言闕宮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卽此闕宮昔
屍相承亏理爲順若改爲羣公之廟則修作羣廟不
至遠及生民之初詩人卽侈無此理也况魯用郊禘
配曰后稷則廟祀作頌能不上溯姜嫄后稷之所由

興乎旣溯有邰則大王居岐文武纘緒皆建邦啟土
之由不得不連而及之矣又曰讀此一篇始悟斯干
曰夢作結之妙

闕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十六句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十句

案故言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
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十句當從集傳作九章惟言弟
四章脫一句無據今曰一章十六句正之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疑言削國弟錄其風土人情政治盛衰而已
魯係周公之後本與它國不同不著其風而次

周作頌重宗國也閼宮一篇上溯宗祖詳建邦
啟土之由召見淵源有自次及致敬郊廟下及
殲戎服遠極頌其壽考獲福而其大要總歸于
復周公之宥一句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宥
也疏謂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異郊氏謂序所
言詩之志也可謂善會且駟篇息無邪一語是
三百篇大指在此歸宿周詩正變略備而終召
魯意在魯也又是一部全詩歸宿蓋周衰次其
如魯魯周公之後所召造周者公可召繼公者
寐在公之意

在魯故詩召周南紀召魯頌終可想見聖人夢

寐在公之意

讀詩傳譌魯頌卷二十九

男玘恭校字

讀詩傳譌商頌卷第三十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邠之什

邠祀成湯也微子全亏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亏周之大師曰邠爲昔

猗與邠與置我靴鼓琴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琴假綏
我息成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蘇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夫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憲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猗與歎辭那多也此詩祀成湯而歎其功業之多也
置植也明堂位曰殷楹鼓靴曰木貫而搖之楹爲楹
貫而樹之皆有植立之義集傳訓置爲陳歐陽讀如
置器之置皆鑿空無據鼓曰君樂靴曰兆鼓般人尚
瞽故未祭之時先佯樂佯樂之時先奏鼓奏鼓之時
先播鞀簡簡大也言鼓聲之大也衍樂也烈祖有功
烈之祖卽成湯也序云祀成湯箋故曰湯孫爲大甲
但此詩雖祀成湯究不知其佯于何時則凡爲湯子

孫者皆得僣湯孫不定爲大甲也奏進假升綏安也
息孝息也言湯孫旣奏此鼓樂升薦之祖考由是祖
考綏安我之孝息而成其祀事焉堂下之樂靴鼓則
淵淵然而淡管聲則嘒嘒然而細龡平之響儼然與
堂上玉磬之聲相依焮顯著也穆穆美也大鐘曰庸
斲之爲言釋也萬舞文舞武舞之總名也奕大也嘉
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於弓顯焮之湯孫穆穆然
而美者此靴鼓簫管之聲也而又有大鐘之庸與所
植之鼓釋然而不絕羽籥干戚之舞奕然而盛大于

斯之時先代之後助祭而係嘉客者得毋觀物興懷
夾有愀然而不說懌者乎然自古在昔之先民固有
作此助祭之禮亏肯者矣古人所作我不設忘爾嘉
客之來助祭者尚其溫厚肅恭翰夕執事而有窓敬
之心也音聲之龡樂舞之盛執事之敬如此烈祖成
湯顧念我冬祭之烝烝祭之嘗非由湯孫之能將其
事乎案關雉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不聞磬在堂
上然皋陶謦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球爲玉磬
疏言管鼓龡平來依磬聲則此磬當與球同非石磬

也箋云玉磬尊故與言之球與琴瑟並諧集傳曰爲
堂上并歌之樂良是不言琴瑟眉文也數當作繹有
相續之義箋云數數然有次序是繹義也集傳承傳
之譌曰數爲盛又曰奕爲奕然有次序皆非數據各
經通訓厭初無盛意奕訓大从大若訓作有次序則
奕當作博弈之弈復从廿矣

邶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譽譽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

我恩成大有盃羹既齊既平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曰假曰高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季穰穰來假來高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箋云重言饗饗美歎之深烈祖成湯也補傳言烈祖
而云饗饗簡牅之故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
矣序云祀中宗大戊也而烈祖則指成湯大猶下武
繼文追係三后武奉大武推本文王無可疑也歐陽
駁之過矣秩常也申重也爾爾中宗也大戊湯之卒

孫亳有祥桑穀共生于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廟號
中宗說文酤一宿酒也酒曰一宿而成大見商人之
質賚予也說文盃調味也箋云盃羹喻餽順之諸侯
來助祭也齊謹也平齊也醜總也吳師道曰中庸奉
假無言章句奉進也烈祖醜假集傳依中庸作奉謂
正與上篇同義案上篇邦湯孫奉假傳言奉樂曰格
于烈祖則奉字義不與醜同案醜當據爾雅訓總禮
記誤引集傳誤訓吳案自是假升也此詩祀中宗而
言饗饗于我烈祖成湯有常高此王天下之福天又

重賜曰無疆竟之期故得及爾中宗曰此處所使復
中興也故今祀之既載清酏于尊酌曰裸獻而神靈
來格予我曰所恩克成其祀事夾有調盃之羹五味
得宜腥孰合節而來助祭之諸侯夾皆有餼順之休
其在廟中既肅恭并謹既同削齊平其不總集升堂
而執事焉無有言說靡有爭心曰故神明綏我曰秀
眉之壽俾得黃髮者老于無疆矣軹長轂也約曰皮
而朱黍之衡長六尺橫居朝下錯曰文采鈴在鑣曰
鸞四馬則八鸞矣鶴鶴金飾之有聲者高獻也溥將

大也穰穰福也注謂饒多也上言諸侯在廟助祭此
又言初來之時所乘之車曰朱篆約其長轂之軹曰
采飾錯置朝下之衡其八鸞則鶴鶴然而鳴曰此來
翰升堂曰獻其國之所有于此見我商家方受天命
溥而且將自天降曰康安使季豐而獲諸物之穰穰
也夫諸侯助祭既曰假與高知受命之方大鬼神來
至夾曰昭假歆高驗降福之無疆然則顧念我烝嘗
不猶是湯孫之將事乎此中興之頌所曰不容已也
案羹有大羹鉶羹羹而言盃則鉶羹也清酏盃羹自

是祭祀之物然不言牛羊犧牲而弟言盃羹則箋曰
喻諸侯餼順粢自有理無言無爭皆美助祭之人約
軋錯衡又言諸侯來朝之事盃羹若無所取譬何棄
納牲之大而徒言羹定之小邪商卽尚質當不其然
餼爲盃之假借字故左傳曰餼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曰辜魚肉燂之曰薪宰夫味之齊之曰味濟其不
及曰泄其過君子食之曰平其心君臣夾然故曰夾
有盃羹既齊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
見昭二商書
十季
說命夾曰若作餼羹爾爲鹽梅皆喻君臣之餼但不

必如疏斷定非實羹也是因祭有盃羹而喻及諸侯
百初非因爲調停詩人作頌實是此指特讀詩者不
善理會則其妙不出矣

熙祖一章二十二句

李樗曰商有三宗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
爲高宗熙祖則祀中宗今身則祀高宗大宗則無
詩蓋商之詩散亡多矣未必其初無大宗之詩也
今身祀高宗也

天命今身降而生商宅殷土苾苾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棗大糝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宐百祿是荷

蕤蕤皀注一名彡身齊人呼皀彡身色異故謂之彡
此祀高宗武丁詩人推本而言天命曰彡身方至之
日降而生契後爲堯司徒有功封商箋本中候契握
篇云彡身翔水遺申流娥女簡狄吞之生契封商本
紀夾云簡狄行浴見彡身墀其申取而吞之因孕生

契諸緯皆然案蕤曰仲瞽啟蠻甫來營巢焉有遺申
蕤之生申必亏巢內無載飛載生之理焉得翔水而
墀且蕤申非所宐會何至遽吞卽謂祈亏高禩月令
曰秦書述周制肯古尚無其禮契母娥簡稷母姜嫄
經旣不言帝嚳夾非高辛氏之世妃次妃可知此與
生民履武但當因經釋義不得信緯忘經諸緯寓意
固極深微苟非善會徒滋誕妄然夾不容存而不論
也宅居也殷地名尚書序云自契至亏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有三亳周書立

政曰三亳阪尹一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今屬河南偃

師縣今河南偃師縣太鞏縣東五十里疏言今深國有二亳南

亳在穀軌之地今河南直隸州兖州固始縣北亳在蒙地今安徽

府蒙城縣穀軌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

湯所受命也偃師為扁亳即盤庚所徙者也地名雖

不盡可考而般為亳地之別名係般土者據盤庚曰

後言之也祖丁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小乙生武丁商人係般自盤庚始芑芑大兒

古帝天也猶書所係在普上帝也九有分天下為九

州皆為已有也言古帝命有威武之成湯表正其邦

域于彼四方之國適其方而命羣后奄覆有此九有

之地繼湯而後商之先君自大甲至武丁凡十七君

其中衰微不一而足而受命不全危殆者在武丁孫

子詩祀高宗係武丁者周人諱曰事神商尚質故不

諱武丁對先后即為孫子傳謂高宗之孫子非也武

王謂湯有武德王道也勝任也商頌末篇曰撻彼般

武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季克之故云靡不

勝大禧黍稷也粢盛惟有黍稷黍為上盛稷為首種

故云大禧武王為商之孫子能亏先祖成湯之遺靡

不勝任故諸侯之來助祭者建交龍之旂則有十棗之多而棗盛大亏是亏承奉矣邦畿王都也景爲景山員均也有勻員周币之義補傳謂亳有景山商都帶河傳景訓大箋員作云箋又云河之言何大全所云維言何亏昧覺不辭當從補傳荷何也何儋也邦畿地方千里本爲民所安止而肇開封域旣極四海之廣則四海諸侯大皆來假亏京師其來至者祈祈然舒徐而執事蓋由景亳之周币維河而諸侯之來助祭者大猶河之周币也所召殷王受命咸得其宐

百祿是其儋何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祀而歌之

牟身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苾苾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旣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幽深也哲智也言其所知不淺近也契封亏商十四世至湯始有天下故云長發長久也久舊也祥祺也注謂徵祥吉之先見者也洪大也苾苾大覲大國

諸夏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幅廣員均也自其直方
言之曰幅自其圍繞言之曰員有娥國名司馬貞曰
當在蒲州今山陽眉蒲州府簡狄姓有娥婦人曰姓爲字契
母家也將大也詩人因大禘作頌言濬哲兮維我商
契之盛德也其祥之發見久矣在昔唐虞之世大水
芑芑禹敷治之使有下土曰正四方京師之外諸夏
大國盡其疆竟邊幅之廣圍繞之周既遠且長斯時
有娥氏之國大始廣大而其所感生之帝卽立其女
而生商契焉子女子也後卽曰子爲姓案契爲商始

祖大禘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曰始祖配之契所自
出其知其名故但曰帝疏言所感生之帝義自槩摺
箋據緯候曰爲畧帝汁允紀雖猶下章所云予王但
學者不解緯候寓意之精轉恐流于誕妄不言大可
也而宋儒一槩抹煞則又非也

予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予王契也商爲水德因號予王

五德相王義本大戴禮史記及緯候諸書

自不國語予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尚書武成次係先

王后稷皆從後王言之非追號也桓武克撥治也公
羊撥亂世反之正故云治履禮也相土昭明之子契
之孫也烈烈威也截斷也此言商契有桓撥之才威
武善治政教無所不通故受小國大達受大國大達
其時之民率循禮濼無設踰越當契之身徧視天下
固無不發而應之卽再傳而至相土其威武所及雖
海外之國猶截然斷制無不聽命此契所召能敷教
也歟案小國大國契受而教之德孚亏人行無不得
故達箋云堯始封商爲小國舜末季乃益其土地爲

大國中候握河紀云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考河命
云舜褒賜羣臣厥賞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初受
小國後受大國也

帝命不違至亏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祇帝命式亏九圍

躋升也遲遲徐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也此承
上言商契有濬哲之德桓撥之才帝之眷命久已不
違亏商而成湯召肯其德無可配天者至亏成湯始
與帝命會合齊一所召降生適當其時而不稍遲既

降之後聖明恭敬適日躋升昭假亏天遲之又久惟上帝是敬毫無覬倖之心聖敬如此故上帝命湯式用亏九圍而爲天下君也案箋訓湯降爲下士尊賢昭假爲聰明寬暇禮記注湯齊之齊作躋日躋之躋作齋皆謬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箋曰小球爲尺二寸之鎮圭大球爲長三尺之琫皆天子所執曰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綴

著亏繆繆者旗之正幅言爲諸侯所繫屬也補傳因曰球爲諸侯所執之瑞案禹貢雖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玕球爲美玉受之曰爲五冕之旒弁師所謂五采纁十有二就玉皆五采是也球旣爲諸侯所貢受之卽用曰爲旒使皆綴之亏冕義取附上是球非天子諸侯所執之瑞旒亦非旌旗之旒也何擔也休慶也邗疏謂嘉慶競彊也練緩也傳訓練爲急玩下句不剛不柔當從集傳訓緩優優穌也適聚也此言湯受小國大國之球卽曰球玉連綴亏冕爲下國坐旒端拱

之君雖荷上天之休慶實由政治之無平不競彊不
綖緩不大剛不大柔其布政優優而無百祿所召
湯是聚也
受小其大其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率其勇不震不
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其供也案傳訓灋箋訓輒蘇轍訓珙皆非尚書無逸
篇召庶邦惟正之供文王雖在商時而禹己任土作
貢則商有正供可知文王受命爲周伯則庶邦有正
供矣可知駿厖大也幪厖有也駿長也厖厚也龍寵

也難恐竦懼也此言湯受小國大國之供卽召庶邦
正供之薄爲下國大有豐厚之君雖召薄斂荷上天
之寵榮實由武功足勝天下之重任當陳率其勇之
時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天下克
平百祿所召召湯是總也案齊詩厖作駮駮謂馬
輔廣遂謂與上章綴旒皆是譬喻商縱尚質當不召
綴旒比君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其我設曷苞有三蘖
其遂其逢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曰武定亂故號武王繼旒曰旒曰帛續龜
蛇之旒爲蕤尾也虔固也鉞斧也曷害也此言成湯
之勇曰武功王天下始旆其旌旗又固執其斧鉞志
在誅有辜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烈烈然其我設禦
害焉案傳曷本爾雅訓害濊書作遏訓止火通虔本
訓固顏師古云成湯興師本亏仁義雖秉鉞火必曰
欽爲先因轉固爲敬今玩如火烈烈文義則曰訓固
爲是苞稂也藁餘也草木叢生曰苞木所復生曰藁
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饒夷

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鄒郟路偃
陽瞽姓鄒莒斟姓燕後芊姓夔穢蠻荊韋豕彭姓也
顧與昆吾己姓也三國黨亏桀惡是三藁也然旣燕
生理其能自遂其意其能自達亏天故九有之諸侯
截然齊一而歸湯矣亏是先伐韋顧克之次及昆吾
則與夏桀同日被誅也疏引左傳昭十八季二月乙
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凶是昆吾稔惡
之日也檀弓曰子卯不樂注桀曰乙卯凶此同日被
誅之證

詩言傳卷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葉世也業危也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
故曰爲官名至大甲時則改曰保衡左右助也此由
商之中微歎湯之特盛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其在湯
曰肯中間之世雖有顯名如相土者樹國而中衰如
商冥者治河而水汭其它竝不著于經則既有震懼
甚且危怖允也湯爲上天所子降生賢佐予之使爲
卿士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

高宗祭祀得禮故因大禘述而歌之案相土席先世
之餘烈其後漸微至曾孫冥能勤其官然水汭災足
證震業爲驚懼之實而箋必云相土威震海外爲子
孫討惡之業湯遵相土而興但相土隔湯十一傳非
中葉也禘于始祖廟祭所出之帝止曰始祖配不兼
羣廟詩本未及羣廟之主若兼羣廟冥有功德于民
災所當述何曰獨係相土邪係相土者不過見契之
流澤至相土而猶烈烈非謂相土災在所祭之中末
言阿衡佐湯述而歌頌非謂功臣災與祭也蘇轍乃

謂伊尹從商于禘集傳又謂此詩宜爲禘祭竝非陳
祥道謂大禘兼羣廟大誤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累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撻旻兒韓詩撻達也殷武殷王武丁也案荆楚荆州
楚地也廣雅云楚荆也牡荆蔓荆楚地所生故楚一

名荆荆州夾己此木得名荆州地極遼鄙在商時自
有楚國但不知君爲何君疏言是也全周成王別封
熊繹于荆僖公元季始有楚號非謂商無荆楚竹書
夏桀二十一年商征有洛克之遂征荆是夏已有荆
必欲假楚己實韓詩宋襄公作商頌之說過矣說文
累冒也箋竝同傳訓溪俗因作采俱誤裒聚旅眾也
荆楚南蠻世亂先叛世治後服殷王武丁撻然蔽達
奮然南征累入其險阻裒聚其人眾使所伐之處截
然而齊一此高宗之功緒信無愧于爲湯之孫矣朱

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曰爲荆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尠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案鬼方幽隱之地本是寓言非卽荆楚玩易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可見公遷傳會朱子證曰離騷豈知好鬼之俗是處皆然獨楚也邪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其設不來高其設不來王曰商是常

疏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蜀今隸曰肅漢書隴蜀郡有氏道縣今狄道州隴蜀縣是也羌地

遼關鞏昌寧夏諸府皆是世見曰王炅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子繼父嗣位乃來翰也此言高宗旣平荆楚因溯成湯之盛雖氏羌遠在蜀域其設不來商獻其設不來翰王况女荆楚近居國之南鄉夫曰常修此商王之禮于我商家其可耳曹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間荆楚正在南鄉其設不來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辟爲皇王君侯之通僭多辟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

適謫也此言高宗既平荆楚而諸侯之來翰觀者眾也謂天命此眾多之削辟凡禹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令皆曰歲時之事來觀于王勿謂我有禍患謫罰曰及諸侯也夫謂民事甚重當治其稼穡而不解怠庶幾可曰免劬百案周頌于來助祭之諸侯則曰夫又何求如何新畚于此來辟則曰稼穡匪解伊古曰來未有不曰農事爲有國者之急務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設怠皇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嚴敬也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皇暇也此言高宗能體天人之心曰封建諸侯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是天命之降臨下視于下民其諸侯有爲下民所嚴敬而賞不僭刑不濫又不設怠情自暇于政事由是命之曰下國大爲之封建使與我商家同享其福祿焉案上章曰禍適爲言此章曰封建爲言鍾惺曰見商道之先罰而後賞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曰

係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翼翼恭也言禮俗之恭敬也極中也焚
燂濯濯迅也注云皆盛朕之兒此承上章言高宗既
能賞罰諸侯而京師爲天下之根本又使其禮俗翼
翼然恭敬爲四方之極而取中焉其出政教則焚燂
兮而有美聲其見尊仰則濯濯兮如有神靈其高國
五十九季身壽考而世且安寧曰係我後嗣之所生
承肯休兮勿替此中興之功所召不可及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毫有景山左傳湯有景毫之命是也丸丸易直也言
滑易而調直也遷徙也槩謂之榱注斲木櫬也孫炎
云槩斲材質槩長也旅眾也楹謂之杗廟其上謂之
椽閑大也寢廟中之寢也案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
下成驩般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爲
高宗是寢爲廟寢謂爲王之路寢者非此詩頌高宗
先述其事終成其寢因歌曰祀之言升景山掄材木
取松柏之丸丸易直者是斲而是遷之又方正而斲

予楹上曰堅固其事則見松爲屋之榱桷有挺然而
長所削之眾楹有閑然而大廟寢旣成高宗之神大
居之而甚安矣郊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夏新此
始作也朱公遷所謂作廟曰祭又何疑哉立其廟爲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天
許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曰伐荆楚爲大故作頌
者推言此曰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
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郊敬大云荆楚之國
天下有道則普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普
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
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

商頌正論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讀詩傳詁商頌卷三十



